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曾恭王後也

恭王景帝子名餘

肅宗時徙

竟陵焉少任州郡已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

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

已爲刺史威輕旣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

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已居其任焉乃陰求爲交趾已避時難議

未卽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

涼州刺史耿鄙並爲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爲監軍使者領

益州牧

前書任安爲監北軍使者

太僕黃琬爲豫州牧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皆已本

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

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

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

進攻雒縣

今益州雒縣

殺郗儉

又擊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綿竹及雒屬廣漢郡及蜀郡犍爲郡

馬相自稱天子

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

百人在犍爲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已龍

爲校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存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

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已爲督義司馬遂與別部

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旣得漢

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焉欲立威刑已自尊大乃託已它事殺

州中豪彊十餘人

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

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

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

千餘乘

重輜重也

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

蜀志曰璋

字季王

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

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

叟兵五千助之戰敗

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

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

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

疽背卒

說文曰疽久癰

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曰璋為

監軍使者領益州牧曰韙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

僭擬乘輿器服韙曰此遂屯兵胸臆備表

胸音蠡臆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

初

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曰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

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

之在巴中甚得眾心璋委之曰權韙因人情不輯

輯和也

乃陰結州中

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

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

江州縣名屬巴郡今

渝州巴縣

張魯曰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

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曰羲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

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

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

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

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曰拒操

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直字喬卿父衍字季謀璋主簿巴西黃權諫

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罪乃詣先主先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

虛斬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

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梟名梟即驍也今曰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曰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

累自倒懸於州門曰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

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

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乃曰松謀曰璋收松斬之

益都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肅公公不甚禮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闡誦

以此勅諸關成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尅十九年進圍成

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

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已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膚草野者已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

今荆歸其財寶後已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於公安南循佩振威將軍印綬明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

山中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造作符書已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

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

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已誠信不聽欺

妄有病但令皆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皆首式救反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

亭傳傳音陟戀反縣置米肉已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

犯法者先加三原

原免也

然後行刑不置長吏已祭酒為理民夷信尚

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皆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戶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

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袁山松書建安二十一年置漢寧郡

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

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

寧王魯功曹閭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

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寶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

遽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

至陽平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

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

萬拒關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

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妻子歸

降閭圃諫曰今已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
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
其意未遂今日之走已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探入南鄭
甚嘉之又已魯木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鎮南
將軍封閭中侯邑萬戶閭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將還中國待已客禮封魯五子
及閭圃等皆爲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

庶乎見幾而作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侯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

則僭奢之情用

衍饒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

圖尙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所謂羊質

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已俠氣聞數與諸公

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

卓將欲廢立已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

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次子議潁川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

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斬之

引兵從術劉表

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

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

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已

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已相圖謀術結公孫

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

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

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

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等

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奔九江

殺楊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

為援乃授曰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

萬而不修法度曰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識書言

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曰袁氏出陳

為舜後曰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

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

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而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

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為司空子

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

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

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顯

奕世又曰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

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

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上陵之斬委運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呂土地之廣士人之衆

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

已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

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術先河內人司徒歆之孫也術不悅白孫堅死子策復領其

部曲術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

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累及弘農天子播越左傳

王子朝云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所居宮廟焚毀是已豪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

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

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

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呂宋

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

之志

完然自得貌

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

尚書湯誓曰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

武王代紂曰殷有重罰

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

此二王者雖有聖德

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曰

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

德

夙早也

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

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

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

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

為比宜效忠守節曰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

苟已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

議致憎

駁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

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

仲或作冲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曰竊號告呂

布并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勲橋蕤

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

自征之術聞大駭卽走渡淮留張勲橋蕤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鄧元注云卽

鄧山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鄧陽注于大江亦謂之鄧陽口呂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勲退走術兵弱大將

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

爲術沛相術呂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呂給飢民術聞怒

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呂一人之命救百

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

之邪術雖矜名尙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

賸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馬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給之

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吳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自下飢

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并其

幽陳簡雷薄於瀟山

瀟縣之山也。漢今壽復州霍山縣也。舊晉潛復

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

散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

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

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

四州

青冀幽并人戶百萬已彊則莫

與爭大已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

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

曹操使劉備微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

曰

策第也謂無茵席也

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

太守劉勲

魏志曰勲字子臺瑱郡人與太祖有舊為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

孫策破勲

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

信順乎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夫事不已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

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已欺天乎雖假符僭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已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呂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已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已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尙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已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鄭戰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已

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旣不赦涼州人由是卓
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曰卓頭繫
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
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
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
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曰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
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
曰赤菟能馳城飛塹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
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
布旣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
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
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

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

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

曰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

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

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

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

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

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眄亦足為人豪而反受制不曰鄙乎今州

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兖州觀天下形

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

為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

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